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十一

一所武校和一个产业的兴起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登封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以前人们只把少林武术当做锻炼身体的“工具”。改革开放后,精通少林功夫的塔沟农民刘宝山开办了一个家庭学校,教一批弟子习武。他的举动引起登封一阵狂热的办武术馆校风,在当地政府的正确引导、管理下,目前武术馆校发展到86家,在馆校的学员达到5万多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群,每年拉动的第三产业产值已占登封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3%以上。

全世界唯一的资源

武术是我国原始社会先民在狩猎和战争中,渐渐摸索、积累起来的格斗、搏杀、自卫技术,这在我国最早的《帝王统录》、《路史》、《角力记》中都有记载。

而博采众长的少林武术起源于北魏,兴盛于唐、宋,完善于明、清,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当时少林武术是和尚们在打座参禅后锻炼身体的健身术。唐代十三棍僧救唐王后,少林武术名声大振,皇家另眼看待,使少林武术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过去,习武都十分保守,单门单传,传男不传女,就是手抄本也秘不示人,少林武术依然如此。这给少林武术的传播造成了阻碍。

清朝初期,洛阳偃师县一姓刘家因为有4个男孩子,而生活难以维持,逃荒到登封,不得不把尚未长大的老三、老四送到少林寺当和尚。为了能经常目睹骨肉,刘家其他人就在少林寺旁边的塔沟居住下来,从此刘家在塔沟繁衍生息,香火不断,至今已发展到第九代人。受老三、老四在寺庙学习的少林功夫影响,接下来又有5代人进入少林寺当和尚,家里人也耳濡目染爱上少林功夫,祖祖辈辈尚武习武。

今年76岁的刘宝山从小就跟着爷爷、父亲习武,凡是遇到洛阳、开封有民间比赛,爷爷就背着他去登台献艺,还被赞为“神童”。言



传身教、与高手过招,使刘宝山精通了少林功夫40多个套路,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第一个“尝鲜”的农民

刘宝山成家立业后,养育了6个孩子,夫妻俩挣工分要养活9口人,大人小孩子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多数时间是忍饥挨饿。但刘宝山从来不放弃让孩子们学习少林功夫,他不能让祖传的功夫在自己这一代“断流”。

按照“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凡是节假日和夜晚,他都在3个瘦弱的儿子身上下工夫,谁偷懒、谁学习不到位,他就巴掌伺候。他把自己会的七星拳、长护心意门拳、六合棍、齐眉棍等等,手把手教给孩子。

1977年的一天,刘宝山从地里干活刚刚回家,一个陌生小伙子跪倒在他面前,苦苦央求收他为徒,从不收弟子的刘宝山被跪不起的青年感动,破天荒收下了来自马厂矿务局的田振军,有了第一个弟子。

1978年春天,登封满山的红杜鹃迎来了久违的中岳庙会,山东省马戏团也千里迢迢来参加庙会。久闻少林武术大名的马戏团团长李洪普打听到刘宝山有一身好功夫,就带着礼物登门要求拜师学艺。看到40多岁的李团长诚心诚意,刘宝山收下了这个徒弟,并按照传统收徒仪式举行了拜师活动。

口子开了容易,堵住难。从此,一传十,十传百,远的、近的,亲的、疏的纷纷登门拜师学艺,经不住劝说的刘宝山不得不收下所有徒弟,1978年年底徒弟增加到13人,以至于承担不了这么多人的吃

喝住问题,只好向徒弟收取5元生活费,以解决“经济危机”。1979年徒弟增加到19人,他经过登封市委批准,挂牌成立了嵩山少林寺塔沟武校,招收4名教职工,成为少林武术历史上第一个专门教授少林功夫的学校,开创了历史先河。

1982年刘宝山在自家责任田上盖起3间房子,但还是不能解决慕名而来徒弟的住宿问题。1983年他只好再盖3间房子。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塔沟武术学校越来越大。

家庭学校已发展为集团

经过30年的发展壮大,从家庭住房起步的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去年4月已建成河南少林塔沟教育集团。集团拥有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少林武术国际教学中心、少林塔沟武术中等专业学校、少林中学、神武服装厂、少林宝剑厂、金塔汽车驾驶学校等。集文化、武术教育、武术器械和服装生产为一体,生源列入全国高招统一招生。集团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8万多平方米,在校学生2.2万人,教职工2000多人。

多年来,他们坚持“文武并重,德艺双馨,传少林真功,育全新人才”的宗旨,为社会培养出了10万多名文武双全的人才,其中有5000名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他们就业于教育、武警、公安、体育、保安、保镖等行业。集团参加国内外重大武术比赛中近500场,获得金牌2221枚;在洲际间对抗赛、世界杯赛、世界锦标赛中129次个人获得冠军,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得255次个人冠军和27次团体冠军。获得了“天下第一武馆”、“打不垮的铁军”、“武林奖牌之最”的美誉。

集团成立的武术艺术表演团应邀到过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连续6年参加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参与20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2004年,他们的28名学员参加了28届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和会旗交接仪式的文艺演出,2007年,673名学员参加了世界特殊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即将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他们2200名学员参加开幕式,现在正在北京集训。

鱼龙混杂引起政府关注

当登封人看到刘宝山能靠功夫赚钱,他们也纷纷投入到办武术学校的行列。特别是电影《少林寺》在世界各地上映后,全世界刮起了少林武术风。

1985年,记者一位老朋友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不辞而别和同学前往少林寺,企图进入少林寺学习功夫。这样的孩子在塔沟武术学校大有人在,据校长刘海涛介绍,南阳桐柏县的徐元宗13岁时从家乡一路要饭到郑州,为挣钱前往少林寺,先在一烧腊馆打工,被老板认为干弟。看他十分执著,老板出资送他到塔沟学习。这孩子确实酷爱少林功夫,经过几年学习被武汉体育学院挑走,现在他是湖南省散打队的主教练。和他同村的13岁姑娘李鸣凤听说他在少林寺学习功夫,也背着家人来到塔沟武校,经过3年免费学习被上海体育学院挑走,1997年在中美散打对抗赛中,她击败美国的女拳王“小辣椒”获得金腰带,现在她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就是一批这样的武术狂热爱好者,刺激着想靠少林武术发财者的神经,一时间登封小县刮起一阵办武术学校的风,林林总总的武术馆校遍及登封城乡,少林景区更是出现了“五步一馆,十步一校”的现象。社会上一些连一般人都打不过的人为经济利益驱动,也广收门徒,欺骗纯真的孩子,可谓鱼龙混杂、管理混乱。这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当时《郑州晚报》、《中国体育报》先后发表了批评文章。登封县委、县政府立即出台措施,遏制多口审批、多家管理体制的现状,统一由体育局管理,并取缔了49家不合格学校,留下5所武校。

目前武术馆校的发展已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管理轨道,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产业。

少林武术产业越做越大

从登封市到少林寺的路上,人们随处可见武术馆校:小龙武院、嵩山少林武术研究院、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嵩山少林寺武僧文武学校……有人形象的说,在登封市,一字之差就是一个武术馆校的名字,足见之多。清早,登封市的广场、街心公园、武术馆校院子里都是训练武术的人。

64万人口的登封市,每年居住着习武学员5万多人,还有接送孩子、看望孩子的家长,他们成为登封市一个消费大军。一位有心人对5万多学员理发算了一笔账,每个学员每月理发一次,理发一次按4元算,每个月登封理发业就收入20多万元,除了两个月的假期,这一部分给理发业带来的收入就是200多万元。

1997年一年,登封市武术馆校的武术表演团共参加国内外武术表演1500余场,观众达200万人次,按每个观众买票30元算,表演收入就应该在6000万元。推出了一批影视演员,从塔沟武校走出来走上影视剧演员道路的就有60多人,姚杰元、黄习恒在《少林四小龙》都是主角。1993年开始步入影视的释小龙,一个人就参与拍摄影视剧35部,例如电影《旋风小子》、《新乌龙院》、《中国龙》、《龙在少林》和电视剧《少年包青天》、《八岁龙爷闹东京》、《少年黄飞鸿》、《醉侠张三》。

练武术需要器械,这一块蛋糕也不小。近10年来,登封的武术产品也由原来的购销模式转变为产销模式,由农家模式转变为厂商模式,且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质量、档次越来越高。目前,以市区、景区、武术馆校为主要市场,涵盖武术套路器械、散打护具、武术服装、武术印刷、武术刊物、武术影视制作、武术表演道具、武术药品、武术健身器械、武术旅游纪念品、武术奖品等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厂商已达100多家,固定资产达9.5亿元,形成了产业群,每年的直接经济收入6000万元以上。几个企业的产品还销往德国、法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在武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01年登封市规划建设了可容纳5万人的“少林武术城”,已有10家武术馆校进驻,他们的建设投入在7亿多元。另外,他们还建设了中国嵩山少林武术文化博览中心、少林园、少林购物中心。通过举办武术节和各种比赛,吸引来的中外游客也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如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传统少林武术节”,每次给登封市带来的直接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

一个以少林武术——武术馆校——武术器械——武术文化——武术旅游有机结合的武术产业在登封市已经形成,并逐渐发展壮大,武术产业拉动的第三产业产值10亿元,已占登封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3%以上。

新闻时评

盖茨给富人上了一课

近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子女。

这个消息令人非常吃惊。比尔·盖茨哪怕留百分之一的财产给子女,也是做父亲的心意啊,他为什么这么“无情”呢?

或许有人认为,盖茨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子女都很有成就。其实,盖茨1994年结婚,最大的孩子1996年出生,最小的孩子2002年出生,年龄都不算大,怎么可能“很有成就”呢?那么,盖茨是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非也。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既然如此,盖茨为何一分一毫都不留给子女呢?我们不妨看看他的教子观。据报道,盖茨认为,拥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不是好事,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和出身的富贵或贫寒无关。

美国心理学家苏尼亚·卢塔尔对314名来自富裕家庭的15岁美国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富家女孩出现抑郁症状的比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富家孩子滥用毒品的比率也高于贫困家庭的同龄人。卢塔尔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富家子女通常“工作太闲”,这导致他们缺乏责任感,不够独立。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的亿万富翁,最担心的不是破产,而是子女学坏。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人却不懂或不愿懂这个道理。比如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刘知炳,利用职权为其女儿经商大开绿灯,使其非法盈利,就是其中一例。

除此之外,一些贪官还为了供子女出国留学而聚敛钱财。据报道,一些自费留学生被称为“海外阔少”,他们穿名牌、住豪宅、进赌场,其中不少人挥霍的就是父母贪污腐败所得。他们的父母为了子女,有的身败名裂,有的锒铛入狱。而这些孩子却往往不能独立,因此,与其说是财富害了他们,不如说是父母害了他们!

盖茨是伟大的企业家,从他580亿美元一分一毫也不留给子女的做法上看,他不但是伟大的企业家,而且是懂得如何爱子女的好父亲。更重要的是,盖茨的财富都是通过智慧和劳动赚取的,既然这样的钱都不能留给子女,中国一些父母更不能把“不清不白”的钱留给子女!从这个角度看,盖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财富教育课。张东阳

让阳光权力与公民意识一起成长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的反腐工作目标,指出要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6月23日《京华时报》)

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次,中共中央又推出更加具体和全面的“工作规划”,这充分表明,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必将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必将进一步全面推向深入。毫无疑问,承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既是权力自身建设的需求,也

体现出高度的权力自律感。

在笔者看来,打造阳光权力,是一项长期双向互动的系统工程,仅仅有权力自身正确行使权力的意识和观念、信心和勇气是不够的,还要看外界——公共监督,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力量去影响和督促权力用于正途,使之在法律的框架内正确履行而不是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欠缺的不是权力姿态和权力自律,而是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对于权力的公共监督,在很多地方,只是纸上的标语文章,效果不是很理想,甚至于形同虚设。

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或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制度没有增强大众敢于监督权力的底气,直接导致了监督的形式主义,云云。诚然,相关的制度建设确实还不健全,不能完全保障监督的绝对安全和落实到实处,这是事实。但是,公共乐于和善于监督的热情

低迷,也是一个现实因素。在很多时候,对于不相关的权力行为,只要不触及个体的利益,很少有人投入关注的目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传统”利益自私自心,悄然渗透进公共监督领域,成为制约公民权利意识成长的思想障碍。思想的僵化,公民意识的淡漠,让越来越多的人虽然怀着权利的巨大渴求,却一次次地游离在公共监督的门槛外,或成为一个看客,或变成一个“懦夫”,又或者,对监督不屑一顾发出声声嘲讽。

拒腐防变,相关的体制建设自然是第一位的。要建立和健全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公共监督。窃以为,作为公共监督而言,作为公民都要积极掌握监督的基本素质,学会用监督来履行公民责任,而不是一味抱怨或依赖于他人的监督成果。如此,阳光权力就会与公民意识一起逐步成长。陈一舟

真正的文学需要内敛而非浮躁

日前,韩寒和陈丹青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时语出惊人,“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引起一片哗然。韩寒这个80后作家的主将,总想法子让自己成为网上讨论的热点话题。好像时间还停留在十年前一样,那个时候,韩寒就成了那个时候的一个文化现象,从7门功课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到现在的“我是流氓我怕谁”,韩寒达到了“无知者无畏”境界,但真正的文学是什么,韩寒又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怎样的名声,我想时间会给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还记得有人这样评价过以韩寒、张悦然和郭敬明等80后作家们,80后涉世太浅,人生经验不够,只不过是“新概念作文”成就了几个小孩,让他们成为所谓的

青少年作家,80后的出现不能说明我国文学的繁荣,更不代表了这些人已经肩负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他们只代表了青少年中的叛逆思想。再讲一事,金庸老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大陆的一个好朋友向他推荐一位十六七岁的孩子写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希望他读之后给这位年轻轻的作家以指导和建设,然后写个序什么的,让其出版发行,可是金庸老先生却豪不留情面地当场拒绝了他的好朋友,他一眼也没看,因为他首先看的是年龄,因为年龄代表着人生的阅历,他说:“一个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不会写出真正的爱情,一个没有儿女的人也不会写出真正的亲情。”金庸先生的话至今萦绕在耳边,虽然他的“唯年龄论”也有不合理处,但我们更应该肯定,他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人。

再讲一个故事,电影《教父》的导演科

波拉的女儿索菲亚·科波拉在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一本书的低劣,他的父亲却毫不思索的并且声色俱厉地回了他一个问题“你读完了吗?读完了之后,再说出你的理由来”。他的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当你没有完全读完一个作品之时,你没有发言权。现在我想问一下,韩大作家,你把老舍、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作家的书全都读完了吗?

真正的文学不需要攻击,攻击别人只能证明自己是一种文学流氓。当红作家石康在一期访谈类节目中谈到了对西方大学其自由、开放的人文气息的向往,他说中国的环境很难出诺贝尔大师的。因为中国的文学好像是中国的足球,窝里斗总比一致对外强的多,所以在这个轻佻而浮躁的文学时代里,我们只能期待时间把这些伪文人的记忆模糊掉。王涛涛

俩“江城子”带来的思量

现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影响生活方式,与以往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一个人要想以在纸媒上发表一两首短诗而名动天下,实在是太难了。不是吗?消费时代,文学的边缘化命运不可避免,众人想的是如何多挣钱、发大财,某人在报纸上登个分行仅有10来行的“卜算子”、“菩萨蛮”之类的,有谁会去翻报纸时多瞅上几眼?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眼下,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凭着在《齐鲁晚报》上发出的俩“江城子”,让无数读者和网民议论不休。这大概算是继“梨花体”之后,轰动全国的又一诗歌事件。

就文本而言,从古迄今,汉字的入就未见过王兆山这种类型的长短句。一个大活人,能打破人鬼之间的界限,替鬼说话,为鬼填词吗?没听过没见过谁,王副主席却能。震区的人遇难后,在他的笔下,不是闭上了眼睛,而是“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感慨:由于得到了某种疼爱,“纵做鬼,也幸福”。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鬼语是作鬼语者发出的反人性之声。遇难者抗拒不了山崩地裂式的灾难,也没抗拒得了作鬼词的人对他们亡灵的侮辱。见过强暴者对生者的侮辱,见过强暴者对死者的侮辱吗?见过。见过强暴者对死者的侮辱,见过强暴者不顾天上神明,不顾人间伦理,用这般的强暴的反人类语言对死者进行肆意的侮辱吗?没见过。

两个“江城子”,读后让人一时无语。王副主席作“江城子”时,既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亦有自觉的抒情意识。他的残酷之情相当饱满,对人心的穿透力极强。他的文辞产生了情绪反应,还让人产生不良的感官反应。生者没有无端冒犯死者权力,这应是不能再低的底线。拿国难作调侃词犯死者、侵害死者,更是入神共愤。

文学评论家王晓渔说:“地震时代,不仅是文化地震,隐蔽的精神地震、心理地震以及那些直接表现出来的其他地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爆发。”地震,震动了其他的地震,也震撼了人的灵魂。震出了生命的高贵,亦震出了一些人的人格卑劣。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王副主席白话黑字的“江城子”可算是地震震出的一种次生灾害,众人千万不要小视这别样的灾害,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历史、文化思量实在是太多太多。

今语